

毛詩注疏

冊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六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

之難

疏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

皆同疏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

言創艾疏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詩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此訪落言

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之時事鄭以上三篇為歸政後事於此訪落言

政之後疏然而頌之曰大列皆由神明與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意

至患難疏○正義曰：毖慎釋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

出於允疏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荍蜂自求辛螫。

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荍蜂自求辛螫。

愆慎也。荍蜂，虻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

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

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信也。女如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

臣小人無敢我虻，夷謂為誦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

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荍，普經反。爾雅：作粵音同。蜂，本又作

峯。孚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擊。曳以制反。艾音刈。

字或作忒。下同。創，初亮反。復，疏予其懲而○毛以爲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

扶又反。誦，音決。誑，九況反。復，疏予其懲而○毛以爲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

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擊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

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

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挑蟲耳，爲

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挑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

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後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於往時者此始之時信以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己所創於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成之使周公攝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慎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莽蜂庫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專扶古今我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毒之毒此二家以辨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滕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叔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如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便就邪僻故知謂誅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詐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彼桃蟲也屬雖有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小不信也始者信以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消反鳥所為鳥題肩也或曰疏傳桃蟲鷦至終鷦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或曰疏傳桃蟲鷦至終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鷦郭璞曰鷦鷦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鷦小鳥而生鷦鷦者陸機疏云今鷦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鷦生鷦鷦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桃蟲長大而為武王崩喻小惡不誅成為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俱毛以周公為武王崩

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箋言王舉兵誅之成王猶尙未
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
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箋肇始至小
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
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不
宜即執而戮之乃箋又言公當時以管蔡罪小或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
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公當時以管蔡罪小或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
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鴟不類鴟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擊征或
聲謂之鳥也說文云鴟鵂桃蟲也郭璞云鴟鵂謂之巧婦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
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郭璞云鴟鵂謂之巧婦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
之鴟鵂郭璞注云即鴟鵂是也諸儒皆以鴟鵂爲巧婦與題肩事亦不類也今箋以
鴟鵂與題肩及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鴟鵂之爲巧婦與題肩事亦不類也今箋以
賢後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未堪任予理我也我國家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居攝時也
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疏傳任至辛苦○正義曰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義
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也傳任至辛苦○正義曰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義
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己才智淺短未任國家之多難
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
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義故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
曰集會釋言文蓼辛苦之義故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
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
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憶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叛逆故淮
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釋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耕釋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後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後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以前言號爲典籍即名籍田在於公地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此何獨於此偏得籍名以籍爲名萬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者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親耕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者祭之所率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耒耜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曰除草

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也任民以謂開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有餘力者相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士解也糲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耘除草也畛反閑傭音容賃女鳩疏而載芟載柞○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所下民祈草反烝音證解音蟹疏而載芟載柞○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所下民祈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蒸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維強力之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土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

服作勞有噴然而衆其來饌饋之人即其愛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
乃謂饌已爲勞思逆而媚其行饌之入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
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利土中驛驛然
畝之土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則獲刈之
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
濟濟然德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穉言
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民之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
予先用之先妣又以下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也此所爲之酒醴有饒然其
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嚮爲我國家之爲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饒然其
香而使之鬼神歡悅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此所爲之酒醴
祥乃自應古以來當如先來也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倣載爲
事乃自應古以來當如先來也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倣載爲
熾蓄熾然入地而蓄殺其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以蒸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
廟以洽百禮爲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
有饒然其香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
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爲鬼神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
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
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土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
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
主家長也主者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
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
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強云旅子爲類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
從饌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成人堪耕芸者若幼人

以意驅用地形故云用也○箋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
原隰者地高下之別名隰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
是地畔道路之名故謂舊田有徑路者強予任民地官遂人強壯治一夫之田
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強壯治一夫之田
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外內也
然則吐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強有餘力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外內也
曰閑民是無常閑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
傭力也是有閑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
力隨主也彼所東西故稱例要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
東西也彼所東西故稱例要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
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僖有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
列於九職是雖太師發例要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
之事云陽氣俱達可耕之膏其動則土氣蒸升也月令孟春土氣蒸達出於是地氣上騰注
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膏其動則土氣蒸升也月令孟春土氣蒸達出於是地氣上騰注
得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耕也舍人曰釋耕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千維
合家盡行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耦與十千維
耦異也或陰陽之隔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
可見美其陰陽之隔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
已猶了欲疾耕之○畢有噴其盥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噴衆貌士子弟也箋云
了猶了欲疾耕之○畢有噴其盥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噴衆貌士子弟也箋云
來鑛鑛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疏傳鑛衆至子弟○正義
不自苦○噴勸感反鑛于輒反鑛其愧反鑛式亮反疏傳鑛衆至子弟○正義
多故知噴為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鑛故為子弟
此經言有噴其盥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鑛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
也○箋鑛鑛至自苦○正義曰鑛鑛釋詁文孫炎曰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士野之鑛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百穀實函斯活也略利也箋云傲載當作熾苗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

成好含生氣○略如字字書作誓同傲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苗下篇同函

利○正義曰釋詁文○箋實種至活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

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也故為生言種知實為種子函

生也○必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達射也庶耘也箋云達出地也

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驛音亦爾雅作驛驛反芸也說文驛驛也

縣縣如字爾雅云縣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庶表驛驛反芸也說文驛驛也

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疏傳達射至庶耘○正義曰驛驛也舍人曰穀

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故以達為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

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長茂齊等者二其苗之傑者亦

稱傑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

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

等者庶是芸之別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云縣縣也孫炎曰縣載穫濟濟有
實其積萬億及秬○疏傳濟濟難也○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田獲刈不得有濟濟之言但
姊○疏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逮疾故亦以濟濟言
之言難者箋申之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昇予洽也進予
云穗衆難進也
百禮謂饗燕之屬○烝傳百禮言多○正義曰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
之丞反昇必二反注同○疏誤也○箋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昇予洽也進予

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爲
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
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
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
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爲饗燕之禮皆有
觀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有鉶其香
邦家之光鉶芬香也箋云芬芳也說文云饗燕之賓客則多得其歡音同於國家有榮
反注疏傳茲芬香也○正義曰鉶者香之氣故爲邦家之光○箋云芬香至榮譽於賓
同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
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
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安椒猶鉶也胡考之酒醴祭於祖妣則
得福祿於身得壽考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安椒猶鉶也胡考之酒醴祭於祖妣則
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倣之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
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者誤也此論釀酒
傳椒猶鉶鉶芬香椒始也非芬芳馨呼庭反協疏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
無故改字爲椒椒始也非芬芳馨呼庭反協疏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
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謚
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
成人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燕祭祀心振自也箋云匪也振亦古也饗
是也
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德反下同見賢
通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訓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
反疏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

毛詩注疏卷之四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十 五 中華書局影印

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
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天下者主於敬待
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
則嘉慶禎祥之事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
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
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
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
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
乃古主能重於農業獲此非適今時美此也
平之古主能重於農業獲此非適今時美此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夏耜秋報社稷也○耜音似
良耜秋報社稷也○耜音似

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
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
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
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
祭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夏耜良耜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
活夏耜猶測測也箋云夏耜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畝也種此百
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夏楚側反爾雅云夏耜也郭云言嚴
利也種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
章勇反種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夏耜
也於是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筐其筐以盛而刺地以薅去
也既鑿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鐻以趙而刺地以薅去

茶蓼之草其茶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迨然
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粟然衆多所積聚者其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
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博牲之性有
揀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
豐年以續其往歲復得以此養人又求良善司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
農常得豐年也鄭唯倣載爲熾蓄爲異餘同○傳夏夏猶測測○正義曰以夏
曼文連夏耜耜入地之貌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
郭璞曰言嚴利也

茶蓼者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
田器刺地薶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丘方反筥紀呂反釭式亮反笠音
立糾居勦反又其皎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反釭又徒少反薶音

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苽引此以苽茶蓼○疏傳笠所至水草○正
茶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咸音成去起呂反○義曰笠之爲器暑雨

皆得禦之故氣言也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
釋草云蓄虞蓼某氏曰蓄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趙爲水草也蓼

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
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

穢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
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鑑者也○鑑者下即云鑲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

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
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膳汝是見

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茶蓼朽
去茶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薶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茶蓼朽

毛詩注疏十九之四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六中華書局聚

止黍稷茂止穫之揔揔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而穀成孰穀開戶納之積

千耦其耘輩作尙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洊間而耕入必

共族中而居又尙祭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洊間而耕入必

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而傳揔揔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揔

揔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步而傳揔揔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揔

○孫炎曰至至獲聲也○正義曰此爲說也城之與牆俱得爲閭但此比高

此族於言百室則一族必於六遂則一鄠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

衆故舉多言也一室爲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

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洊間而耕入必共洊族中而居

有同祭酺合酺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洊故知百室共洊鄉

彼注云百夫一酺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洊故知百室共洊鄉

制與遂同故得舉酺之制以言族也春祭酺者職云春祭酺注云鄉者爲

人制與遂同故得舉酺之制以言族也春祭酺者職云春祭酺注云鄉者爲

則禮未知此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亦爲壇位如雩榮云族

之禮未知此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亦爲壇位如雩榮云族

故此以酺言之故後世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嘉慶令民大酺五

酺聚錢飲酒之故後世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嘉慶令民大酺五

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

猶醴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醴王居明堂之禮乃合醴也禮器云曾子曰周

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族不言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醴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必有學

秋祭醑亦如之是於祭醑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醑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停牲有掬其角以似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以續續古之人云黃牛黑肩曰停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

求有良司穡也○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

釋畜直云黑肩○停取此傳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

云黃牛黑肩曰停○取此傳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報

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肩也角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報

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

文卑於宗廟官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

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之言故為祠前歲續往歲之事前特言之皆

似以續似訓為祠祠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祠前歲續往歲之事前特言之皆

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也○箋掬角至司畜○正義

曰此有掬其角與兕觥其觥角弓其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饌

是婦子所為此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饌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

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養人一事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

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一事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

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

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畜耳故知求

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畜耳故知求

毛詩注疏十九之四周頌閔予小子之什七中華書局聚

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
己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大
夫
曰
賓
尸
與
祭
同
日
周
曰
繹
商
謂
之
彫
繹
又
祭
也
天
子
諸
侯
曰
繹
以
祭
之
明
日
鄉

也○釋絲衣釋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
字書作釋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

疏 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釋
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

行之時得祭宗廟之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繹之昨日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

則唯此一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者別論他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實

尸之事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入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

人言著之毛公後人著之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

之人則著鄭宜除去答之以公此未爲己不遠去之書意有所傳公授之故時已毛有言故也高子者著

不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

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

日者宣祭八天六辛巳有于太廟仲遂于垂壬午猶有同事以祭之
 又釋文李巡曰釋明曰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釋事以祭之
 釋又祭天六辛巳有于太廟仲遂于垂壬午猶有同事以祭之

子巳
 亦日
 以祭
 祭壬
 之午
 明而
 日繹
 也是
 故魯
 公爲
 羊諸
 傳侯
 日用
 祭一
 者之
 何明
 祭日
 之此
 明則
 日天
 也子
 知小
 卽禮
 大同
 夫各
 曰日
 實繹
 口故
 者知
 今天

子以祭二時一十七古今主位日終永作祭二時一十七分卯子元日發人永

中華書局聚

絲衣也祭服傳雖不解亦當以爲爵弁之服玄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
絲衣也祭服傳雖不解亦當以爲爵弁之服玄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
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之注云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所以之塾孫炎曰夾門
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注云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所以之塾孫炎曰夾門
何因取其名明基者以當見於君必不熟思其事是非塾爲門之堂也特牲曰自堂徂基
門內非廟堂之明基者以當見於君必不熟思其事是非塾爲門之堂也特牲曰自堂徂基
當在內方是於東方失之矣一時之事門內爲失明其禮宜於廟外以東方爲失明於其
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之曰名又禮器曰爲禘乎祭於室而祭於明之
繹祭也謂之禘者於廟外此二注之堂基也繹祭器曰爲禘乎祭於室而祭於明之
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於廟外此二注之堂基也繹祭器曰爲禘乎祭於室而祭於明之
基是門塾之基謂廟外此二注之堂基也繹祭器曰爲禘乎祭於室而祭於明之
故知詩意言先小鼎謂之大爲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
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大爲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
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
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所往之處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
載弁韋弁皮弁皆不經稱載弁若言以祭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
冠弁韋弁皮弁皆不經稱載弁若言以祭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
於己又解冠禮有爵弁服紃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之服之意由之助
祭也又解冠禮有爵弁服紃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之服之意由之助
輕故使士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輕故使士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輕故使士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
王彼正祭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輕故使士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輕故使士重若正祭則小宗伯祭
視壺先夕陳豆者以特牲雖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故準特牲爲說
特牲先夕陳豆者以特牲雖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故準特牲爲說
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文在牛羊之上自濯盥豆次視
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肅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濯盥豆次視